

社 1 2 1
6 7 3
部 大 : 8 8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四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一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畧可汗有隙因

分爲二大邏便即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

至雷翥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

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

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

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

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閣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旣爲處邏便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塢處邏可汗卽大邏便之種落與北突厥處邏可汗號同非一人也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率卒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邏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

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邏會

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邏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

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邏不朝自恃强大臣請

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

之孫達頭舊爲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畧有隙遂分爲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閭死後自立爲步迦可汗達頭

死後其孫射匱微代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

隸於處邏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

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邏不

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

邏然後當爲婚也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之處邏大敗

棄妻子東走高昌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處邏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奈入朝從征高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唐初歸京師封歸義郡王處邏與始畢有隙始畢使人殺之太宗卽位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爲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

和復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爲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射匱爲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

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
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劄并遣吐
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
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
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
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
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
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
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
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

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
爲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
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落咸
怨葛邏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
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
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
自立是爲莫賀咄俟屈利毘可汗令分統突厥種類爲
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推泥
熟莫賀設爲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
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毘

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
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
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
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
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莫
賀咄遁於金山尋爲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
爲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薩延隨逆
擊之反爲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畧有乙
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
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

之泥熟遂適焉者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弩矢畢二部
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
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
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
太宗居藩務加懷柔與之結盟爲兄弟旣被推爲可汗
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
臚寺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爲吞河婁拔奚利邲咄
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同俄設立是爲沙鉢羅唃利
失可汗唃利失可汗唃徙結切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
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

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號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爲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噉管一箭右廂號爲五弩矢畢置五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啞利失旣不爲衆所歸部衆攜貳爲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啞利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啞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啞利失爲小可汗統吐屯爲

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爲其俟斤所破啞利失復得故地弩矢畢處月處密等並歸啞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毘咄陸可汗與啞利失中分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啞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燾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啞利失爲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啞利失窮蹙奔於鏃汗而死弩矢利部落酋帥迎啞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爲乙毘畧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毘可汗旣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

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
貢太宗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
師冊授焉賜以鼓纛於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
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兵衆漸強
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咄屯攻葉護擒
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咄陸可汗旣并其國弩矢畢諸
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
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
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孝恪又擊走之孝
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曷索山斬

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熟啜自擅
取而斬之以徇尋爲泥熟啜部將胡錄屋所襲衆多亡
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啜等謀欲廢咄陸
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
毘可汗之子是爲乙毘射匱可汗乙毘立乃發弩矢畢
兵就白水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
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爲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
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
茲于闐疎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以充聘禮及太宗崩
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爲其所併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

設射匱特勒之子也阿史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
乃立賀魯爲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羅斯川在西州直
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葛邏祿畢失五姓之衆
其後咄陸西走吐火邏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
常厥居貞觀二十三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尋
授左騎衛將軍瑤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陞運率衆
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於雙河及
于泉自號沙鉢邏可汗統攝咄陸弩矢畢十姓其咄陸
有五啜弩矢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羈
屬賀魯其咄陸有五啜一曰處月木昆律啜二曰胡祿
居律啜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駝啜四曰

突騎賀羅施啜五日鼠尼施處半啜弩矢畢有五俟斤
一曰阿息結闕俟斤最爲強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
拔塞幹駝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西域諸國亦多附隸
焉賀魯尋立陞運爲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
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騎衛大將
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紇兵五萬騎討之前
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
子真珠葉護與五弩矢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
餘級明顯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
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迴紇婆閏
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

大將軍阿史那步真持節爲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
西賀魯率胡祿屋闕斃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
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其大首領護
都答吐谷反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斃輕騎奔竄渡
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建牙之處
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落率衆來降彌射進次
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
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葉水大破之賀魯
與咥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飢乏城
主伊沮達官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遂被拘

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
令獻於昭陵及大社高宗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
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胡國皆分置州府西盡於波
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頡利墓側刻
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黠蜜可汗五代孫也初
室黠蜜爲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
立爲可汗號彌射在本蕃爲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真
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入朝授右監門
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爲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
委之遁去步真攜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

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真授繼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矢畢部落因令與盧永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真俱率所部從颶于反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嘗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卽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僞稱有敕令大總

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爲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右豹韜衛翊府中郎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子斛瑟邏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矢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爲來俊臣誣構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爲默

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於長安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爲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中光祿卿轉太僕兼濛池十姓可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盡乃隨斛瑟羅統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

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絕突厥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爲莫賀達于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戈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鄰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爲烏質勒所并及卒其長子娑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娑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

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爲娑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上表欲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默啜請爲導以討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與娑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爲可汗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爲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

畧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冊立爲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爲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使邪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爲相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城中久乏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爲蘇祿所掠而去安西僅全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

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僚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蘇祿旣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護費用漸廣先旣不爲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于都摩度兩部落爲強盛百姓又分爲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于勒兵夜攻蘇

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于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于自相攻擊莫賀達于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于不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于統衆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宴之仍命將吐火仙獻於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至德後中國多故不暇治也乾元初黑姓可汗阿

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歷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麗勒居焉者城葉護餘部保金沙領衆至二十萬唐末爲諸蕃所侵部族微弱亦常來朝貢後唐天成二年其首領張慕晉等來朝貢長興二年其首領杜阿熟來朝晉天福六年其首領遣使薛同海以下十七人來朝貢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

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期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啞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曷嶽撥忽吨干貝海曷比悉阿嗟蘇拔也未渴達等三萬餘兵傍嶷海東西蘇路羯三索咽蔑促薛忽等諸姓咽因結反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僽昏等僽烏沒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

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邏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斂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邏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慢爲易真莫河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空爲小可汗處邏旣敗莫何始大焉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便妻家待產乳男然後歸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

物自是不絕

薛延陀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

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刺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陀蓋其後

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爲強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於突厥而部中分在鬱都軍山者東屬於始畢在貪汗山者屬於葉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爲毘伽可汗居大漠之北俱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爾爲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毘伽可汗遣使請婚

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
禮會延陁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旣涉沙磧無
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旣而聘
羊馬損耗將半於是返其使者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
延陁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
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
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北狄弱漢
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陁所以伏服稽顙恣我所爲不
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爲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
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

陁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陁爲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
女妻之大國子婿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
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
獸自噬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
其爭擊延陁必矣旣而李思摩數侵掠之延陁復使突
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
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
兵助軍太宗優詔答而止焉會毘伽可汗卒子拔灼立
時王師征遼謀入寇知有備不果拔灼性卞尅好殺國
人不安其貴臣阿波設率衆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

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拔
灼遁去俄爲回紇所殺盡屠其宗立毘伽昆弟子咄摩
支爲可汗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崔敦禮與李勣慰
安之陰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
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
弱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句降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
後三年餘部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失執力思討平之永
徽時延陁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爲置嶮彈州處安之

僕骨

僕骨者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畧同在多濫東境勝

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鄰好最居北偏先臣於頡利苦頡
利亂政後附薛延陁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陁之滅也
其大酋婆匐使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內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陁之北去長安萬七千
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畧同初臣頡利苦頡利之
政亂太宗時其酋俟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間無聞
洎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
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繒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
縣倉廩爲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

北尋爲迴紇所破黨衆離散阿布思後奔葛邏祿北庭
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安祿山反劫其兵用
之號曳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爲三部自相
統攝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
以爲糧兼捕魚射獵爲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
以爲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爲聘禮死亡
以木櫃盛屍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畧與突厥
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贓貞觀二十

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其地豐草
盛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舉其
部來降其地東北千餘里曰康干河投松木入水二年
乃化爲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石其松
爲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著木脚冰上逐鹿以耕種射
獵爲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唐
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
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

將軍卽爲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因同羅叛遣鄭仁討
斬其渠帥天寶間能自來朝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嘗通
中國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濫葛末與迴紇皆朝以其
地爲燕然都督府就授其酋世爲都督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
千旣來朝列其地爲州縣

阿跋

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
號訶啞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以地爲雞田州
開元中跌跌思泰自突厥來其後光顏光進皆以戰功
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契苾羽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婆川多濫葛之南其
酋哥楞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
何力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
其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隸燕
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

武云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其俗聚木爲屋尊卑共處其中

俞柁

俞柁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羊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與大漠相接

白霽

白霽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疎鞞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寘顏州以別部爲居延州卽用俟斤爲刺史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爲居延都

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庫莫奚

庫莫奚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初爲慕容皝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地今柳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掠魏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馬牛羊豕十餘萬魏旣入中原諸種與庫莫奚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歲致名馬孝文二十年入寇安州擊走之後復款附求入塞交易許之歲常朝獻至武定以來不絕齊時亦入貢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

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崑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卽鮮卑故地一曰如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

一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款附至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落並

在今柳城郡東北二千餘里唐開元五年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

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大酺斃死共立其弟魯蘇爲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爲妻允之契丹可突于反脇奚衆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趙含章討平之衆稍自歸明年酋李詩部落五千帳來降以其

地爲歸義州授其首都督李詩死子延寵嗣後與契丹
叛詔立他酋婆固爲都督昭信王以定其部落元宗世
八入朝獻至德以後朝獻不絕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
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賜姓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
兵犯西城振武憲宗世四朝獻太和四年復寇邊盧龍
李載義破之大中元年北部諸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
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咸通九年其王入朝是後契丹
方強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
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
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

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
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
阿保機疆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
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
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
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
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
底瓦鼎煮稼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
後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卒子拽
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

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
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入於契丹是時紹威
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
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
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
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
川者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四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五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二

契丹上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
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俗
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爲不壯但以屍置於山
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
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
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盛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

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
數百里

和龍今柳城郡

多爲寇盜魏太武帝真君以來歲貢名

馬於是東北羣狄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林
部日連部匹黎部比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
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

密雲今郡

齊受魏禪入貢不絕天

保四年犯塞文宣北討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
萬頭其後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
末有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重
失信遠人乃悉給糧令還本部勅突厥拊納之固辭不
去部落漸衆遂北逐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

之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埜
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隋大業七年遣使貢方物唐武
德中其大會孫敖曹等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邊
後二年君長上名馬豐貂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
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
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
復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師窟哥率其部內
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
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
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

五月窟哥曾孫松漠都督府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

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翽舉兵反陷營

州今柳城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

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

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碛石黃虜谷官軍敗績元遇仁

節沒於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攻陷冀州今信都郡

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又遣夏官尚書

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

萬榮戰於東碛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沒於陳宏暉棄甲

而遁又命河內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

婁師德為副沙吒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破之

萬榮為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乃附於突厥開元初盡

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來降元宗賜

丹書鐵券五年以宗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

李失活失活死以其弟娑固襲封後為其酋可突于所

殺奉娑固從父弟鬱于為君詔即拜鬱于襲封以宗室

出女慕容氏為公主妻之鬱于死弟吐于嗣吐于為可

突于所逼來奔可突于奉其弟邵固統眾詔許襲封後

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王脇奚眾共降突厥詔

幽州長史范陽節度使趙含章等八總管兵擊之大破

其師可突于走明年復寇邊幽州長史張守珪圍之可
突于爲其下所殺支黨皆散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
破之天寶四載契丹大會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
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爲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
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爲恭
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
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爲鄉導大戰潢水南
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
乃已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
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

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於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
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
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歷中十三貞元間三
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
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戍始復內附
拜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
爲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咸通
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寢又彊習爾之死
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
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

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當唐之末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類沒部六曰內會鷄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

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久不代責誦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

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
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
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
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食鹽池阿保機伏兵其
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
王李克用使人聘於契丹約爲兄弟贈金帛甚厚期共
舉兵擊梁阿保機旣而背約遣使聘梁稱臣約共滅晉
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契丹寇晉蔚州又攻破新州莊
宗遣周德威擊之德威兵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
間虜騎遍野德威拒守百餘日契丹兵敗乃解去阿保

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
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
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
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
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
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
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
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
必併擊已乃遣子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
機曰鎮州金帛山積姬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爲晉

所攻懼死不暇故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乃空國入
寇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遂攻中山渡沙河莊宗
自將鐵騎五千乘虜散走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
死乃引兵去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意
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思中國乘其虛乃遣聘
使唐通好同光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
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問坤以洛陽之變仰天大哭曰
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
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
我兒旣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

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
事豈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
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
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卽慰勞坤曰理正當
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
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
自聞其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
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
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
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

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諡阿保機爲大聖皇帝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遣使聘唐明宗厚禮之遣使報聘會定州王都反求援於契丹契丹遣秃餒剌將兵援都唐遣王晏球破定州擒秃餒等斬之擒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希旨請立德光突欲不得

立長興元年自夫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後又更姓李名贊華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剌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陡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西淥疇米礪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

子孫以堅守爲己利自唐末幽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
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
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以擊奪
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
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遼等又於其東置
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
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
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
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侍其母甚謹常侍立其
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

瑭遣使求救於德光稱臣以父事之約事捷之後割盧
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兵出鴈門車騎
連亘數十里唐兵大敗遂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
敬瑭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先時唐廢帝遣趙
德鈞并其子延壽將兵禦契丹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
立己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
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遂執德鈞父子而去
後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
攻陷營平二州及己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
內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

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
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疋其餘
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
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
光遣中書令韓頻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
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
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
而又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
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
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

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於秀容東至於河陷
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
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真等東馳馬家渡擊敗
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於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
衆擊晉戰於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
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
餓死何其盛也兵旣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
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
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
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

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過前渡漳水遇契丹戰於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於澶州遣杜重威等北征契丹歸至虎北聞晉軍且至卽復引而南及重威戰於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

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於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

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真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勅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

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於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於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邱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於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於黃龍府癸巳入

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磔犬掛皮以爲厭
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於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
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
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
太常樂舞陳於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
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
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所
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
晉而無立延壽意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燕王如故三
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

顧左右曰漢家儀物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
子邪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
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
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
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
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
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
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
爲節度使李崧爲制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
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

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勲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勲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塚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於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羝永康王兀欲立諡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

太祖德光爲太宗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性殘忍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知書契丹兵助晉攻唐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入京師追封突欲爲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籥於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兵猶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召延壽飲酒誘而鎖之籍其家乃宣德光遺制曰可於中京卽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告哀於諸鎮

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廢之兀欲留其將麻答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與其祖母述律相拒於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屍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

而兀欲囚之後死於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答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答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答尤酷虐多畧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答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邱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

月食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邱而人馬傷死者大半
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
兀欲彊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
於火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
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歷號天順皇
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
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
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
周太祖入立太祖後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
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

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
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
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
御龍舟艘舩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
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
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病乃置雄州於
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
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已還漢又何惜
邪

歐陽氏五代史記論曰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

州邵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
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廣順
三年亡歸中國畧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
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
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南望五臺
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西北行五
十里有鷄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鷄鳴於此因以名
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
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
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

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
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
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
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
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於此其
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籍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
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
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
至此無里候其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
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

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於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
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
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
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
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
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
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
國東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
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
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二三里皆蕪菁

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
會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
山門兩高相去一里有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
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
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醜禮畢問其禮皆祕不
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
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也
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
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
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

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畧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嫪厥律其人長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嚴寒水出大魚

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嫪厥律畧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髦首被皮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過一鞞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

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
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
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
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
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
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
噉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
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
車子歷牛蹄國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
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

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
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
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
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
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
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
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以爲陷虜記云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四十五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四十六

鄗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四裔考二十三

契丹中

宋太祖皇帝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先是五代募民盜戎人馬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乃令盡還所盜馬仍禁民毋得出塞外盜者未幾虜衆入寇棣州刺史何繼筠擊敗之獲馬四百匹乾德二年命昭義軍節度李繼勳攻遼州州將杜延韜以城降虜寇平晉軍三年四年俱寇易州開寶二年車駕征河東虜兩

道率衆來援何繼筠韓重贊等敗其師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以爲左羽林將軍仍領涿州豐州刺史王重安上言契丹日利月利等部凡一十六族歸欵詔官其首領是歲述律爲帳下所殺國人立兀欲之子明記號明照王子稱天贊皇帝改元保寧三年六月虜六萬騎寇定州遣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人赴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卽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小却乘勝逐北至遂城殺獲甚衆值暮夜入保遂城虜圍欽祚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衆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軍中

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太祖自是益修邊備嘗謂左右曰若虜敢犯邊我以二十四疋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疋絹此虜盡矣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言欲講和之意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八年三月遣使來聘太祖召見宴賜禮遣之詔太常丞呂端報聘自是始交中國八月又遣其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等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厚賜之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十二月又遣使獻御衣

及馬賀來年正月詔遣宋準等報聘九年二月其使耶律延顥來賀長春節五月命田守奇等報聘是歲十二月以國哀遣使來修賻禮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賀太宗卽位四月又遣使奉貢助太祖山陵五月令起居舍人辛仲甫等報聘繼又遣使來賀乾明節自此聘使不絕四年二月車駕征河東次趙州遣其臣耶律拽刺梅里奉書問起居俄而虜騎數萬寇石嶺關以援晉陽爲郭進所敗及太原還上親征幽州虜聞上之至皆不敢居城中及數萬衆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虜渤海兵三百餘人來降未幾其建雄軍節度

知順州劉延素率官屬十四人降以延素爲右監門衛將軍又其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降自王師之入虜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傳於城下命諸將攻城定國軍節度宋偓南面河陽節度崔彥進北面保靜軍節度劉遇東面定武軍節度孟元喆西面旬有五日以士卒疲頓班師十月大寇關南劉延翰崔彥進崔翰等三將會兵擊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戎馬兵器甚衆十一月嵐州忻州皆破其師五年三月十萬衆寇代州爲潘美楊業所敗俘獲甚衆十一月契丹萬騎寇雄州車駕北征次大名虜遁去上乘勝欲討幽州李昉扈蒙等以爲

大兵所聚轉餉是資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躪尤極蕭然恐不堪調發乃下詔南歸六年正月九月俱寇易州擊退之七年明記卒僞諡景宗孝成皇帝子常王隆緒立纔十二歲母蕭氏專國是歲五月虜三萬三道來寇一襲鴈門潘美擊破之遂北入其境破其壘三十六一攻府州折御卿大破之於新澤擒酋長百餘人斬首七百級一寇高陽關崔彥進擊敗之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十月詔禁民入北界擄畧及竊盜仰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之物送還十二月日利月利沒細兀瑤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徙歸附豐州刺史王承

美出兵迎之與虜戰大破之斬首二千級八年二月承美又破其師逐北至青塚降者三千帳獲羊馬萬計雍熙初知雄州賀令圖及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虜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蕭氏蕭內行不正私於大將韓德讓等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以其說爲然三年正月大發師出塞進討曹彬崔彥進米信等趨涿州田重進等趨飛狐潘美楊業等出鴈門尅期齊舉彬等所向克捷多所虜獲降其招安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頽等邊民有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又詔出賞格募民應接

王師擒獲虜中首領自是應募者衆初師出之日上謂
彬等曰潘美等但先取雲應卿等以十餘萬衆聲言取
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旣聚不
暇爲援於山後矣及王師入虜地美果下寰朔雲應等
州重進取飛狐靈邱蔚州山後要害之地多得之而彬
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甚振每捷奏至上頗
疑彬進軍之速且慮斷饗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且
盡還軍以援供饋彬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戰獲利自以
握重兵虜功少於美等競畫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裹
五十日糧復往攻涿州虜當其前且行且戰歷二十日

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乏乃還師境上大軍之退也
無復行伍將至岐溝關虜騎追及與戰王師不利彬等
收餘師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奏至詔以諸將所
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召彬彥進信赴闕留田重進守中
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雲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戶
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於河南孟
曹汝潞等州處之是冬寇易州州遣強壯指揮使劉鈞
率兵襲岐溝關破之斬首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復寇
代州爲副部署盧漢贊擊破於土鎧堡斬首二千級生
擒五百人獲馬千匹四年正月復入寇三關自曹彬失

律諸將多坐黜免至是上思宿將劉廷讓宋握張承德罷節制在環衛欲令擊虜自効遂遣廷讓屯雄州握屯霸州承德屯定州廷讓與虜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沒焉虜復入深祁陷易州殺畧甚衆又寇定遠軍城中兵少人心甚危知軍著作都曹諫慮不能守殺數人乃定虜遂引去上爲下哀痛之詔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關每遣屯守上必授以成算端拱元年十一月復寇中山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豐王承美言契丹頻歲畧州境族帳漢民皆奔毛駝山東黑山以避之

承美皆以州兵擊退詔書褒美彬等師旣不利虜復取雲應朔等州二年詔緣邊作方田頒條置量地里之遠近列置寨柵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明年虜遣人至雄州求通好部署劉福以聞上令許之旣使卒不至至道元年正月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嵬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先是虜與賊遷相結以窺邊境上密授成算於府州折御卿爲之備至是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汊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爲州兵躡其後虜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

餘人生擒吐渾大將一人德威僅以身免勒浪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欵塞內附令御卿將兵迎之分處於河南自府州抵平夏帳幕連屬數百里凡得精甲萬餘騎以馬尾爲歸德大將軍領恩州刺史四月數千騎寇雄州爲何承矩所敗梟其鐵林大將一人真宗咸平元年契丹於越王五寨監使馬守玉等百七十口內附上名見問勞守玉等自言苦暴斂重役遂謀向化詔賜衣服繒綵給近甸良田處之是冬虜衆萬騎來三路先鋒逆擊於廉良路殺二千餘人獲馬五百匹十二月詔親征上御鎧甲於中軍命樞密使王顯押後隊橫亘數十里督

諸將進戰虜襲冀州州兵擊於城南斬千餘人奪馬萬餘匹又府州率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寨盡殺帳下焚獲不可勝計三年虜縱掠高陽關貝冀都部署范廷召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盡奪所掠老幼而還四年十一月戎人逼威虜軍王顯等全師至大破虜戮二萬餘人獲其僞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獲甲馬甚衆餘奔北號慟滿野自此歲侵邊界所在擊走之六年七月僞供奉官李信來降言其國中事云明記四子長卽隆緒次隆慶隆裕幼鄭哥早亡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萬八千餘騎

其僞署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及八部
落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
餘常衛戎主九萬三千九百餘卽入寇兵也其國自幽
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古遼陽
城卽號爲界東京者也又京北六百里至烏惹國其國
用漢文法使印八角而圓又東南接高麗又北至女貞
東踰鴨江卽新羅也以信爲供奉官賜器幣冠帶上召
鎮安軍節度李繼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隆曰陛下向
來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戎人入寇蓋亦常
事上如太宗朝亦有城堡陷然後不能爲害願專責將

帥不須戎輅親舉景德元年閏九月虜主與其母舉國
入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保州三路
攻保州不利別部寇岢嵐軍知軍賈宗擊敗之十月戎
主與母率衆至唐河三路都部署王超按兵以待旣而
不交鋒緣胡盧河而東虜遂南熾攻圍瀛州詔威虜岢
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寨部署入北境腹背縱擊以分其
勢旣而大破虜衆捷奏連上十一月虜衆急攻瀛州晝
夜鼓噪大設攻具負板秉燭驅奚人乘城城上發礮石
巨木擊之皆墜戎首與母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
虜爲城兵所殺者二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

兵矢數百計又以遊兵逼冀州城知州王嶼擊走虜衆猶二十萬詔諸路兵會天雄軍車駕北巡以山東南道節度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陣使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爲都鈐轄南作坊使張旻爲鈐轄武寧節度駙馬都尉石保吉爲駕前西面排陣使侍衛步軍都虞候王隱爲都鈐轄入內副都知秦翰爲鈐轄及令諸路將帥速赴行在又詔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部率丁夫鑿河冰又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旣而虜衆過天雄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王師旣成列都排陣使李繼隆等分伏勁弩以控

要害其貴將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方爲先鋒異旗幟出行陣督戰伏弩齊發矢中額而隕暮夜至寨死虜大挫衄退却不敢動初定州路副都部署王繼忠戰敗陷虜虜授以官繼忠嘗爲虜言和好之利至是雖大舉深入復遣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達闕下上覽奏以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許虜之攻瀛州也繼忠復附奏乞遣使議和乃命曹利用持書往至大名王欽若疑虜不誠留之不遣繼忠又奏言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之至乃詔督利用前去利用至虜營戎母禮遇甚勤遣飛龍

使韓杞隨利用至行闕先是繼忠上章及杞至皆以求關南地爲名上以事在前朝不許利用至契丹帳數沮割地之議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虜主請以兄事上遣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來聘杞與東之來皆言國母附問起居以其專政自是皆致聘問每歲別以金帛遺之令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報聘遺以衣服茶藥金器等東之言收衆北歸恐爲緣邊邀擊有詔諸部署及諸州軍勿出兵縱契丹還蕃二年春詔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樞場南北界貿易瀛代州部送契丹降人詔以請盟後者還是年以其母生日遣

孫瑾等往使戎主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卽來幽州屢召瑾等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厚瑾等辭還費以器服及馬五百餘匹自郊勞至於餞飲所遣皆親信詞禮恭恪者以致勤厚之意十一月契丹母及其主各遣使來賀承天節又遣使來賀來年正月遣使報聘如之自是歲以爲常四年戶部員外郎李維使還言虜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卽幅巾雜蕃騎出射獵官屬隨帳自辦器械糗糧自是遇漢使益厚大凡蕃法極嚴罪死者必屠割慘毒虜主嘗云契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置館於拒馬河北以候朝

使二月戶部副使宋搏使還言契丹所居中京在幽州
東北城壘庳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垣墻宮中有武功
殿其主居之文化殿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然蕃夷
性不檢每宴集有不拜而懈惰者二年十二月蕭氏卒
遣使弔奠致賻是年其相韓德讓死德讓專政有智畧
契丹推服自蕭氏卒德讓繼死虜主闇弱隆慶尤桀黠
衆心附焉其年契丹將伐高麗命所部南北大王皮室
乙室頻畢太師奚室韋黑水女貞等賦車二千乘凡調
發先下令使自辦兵器駝馬糧糗故其抄畧所得不補
所失又索境內漢口有罪者配軍爲驍民皆嗟怨十月

遣使來告征高麗十一月虜主自遼陽親伐高麗大爲
高麗敗覆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沒大半乃令幽
冀選土人以補其乏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署中京又
置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
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右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
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孤河六
十里至幽州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正南曰
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
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
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遊觀城南門內有

于越王解爲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卽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後改爲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卽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入山屈曲登陟無復里候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渡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設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之所最爲隘東

然幽州東趣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卿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爲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追所居屋皆就山墻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嶮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荆爲籬鍛鐵爲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

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
石子嶺自北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
云渤海人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
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庠小
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門曰朱夏門
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門曰天衢通闕望闕次
至大同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闕闕城內西南隅岡山有
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口卽蕃境居人草庵
板壁亦務耕種但有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吹沙所
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爲業時見畜牧牛馬

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
粥糲糲自中京至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密
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
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
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
樂州也渤海人居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
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館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
舍云卽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鞞尚在
長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契
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

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
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壇廬亦皆東向臨潢西
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
丈餘卽有堅冰天禧四年工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緩充
使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叫
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至中京北皆奚境
奚本與契丹等後爲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
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
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殺斃河
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舍倉

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
自北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內都烏館蕃語謂山爲訥
水爲烏七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
三十里卽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
度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烟多林木其河邊
平處國主曾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
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
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及歷荆榛荒草復度土河木
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地之所東向設壇屋署
曰省方殿無階以瓊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瓊屋

署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在瓊屋西北望之不見
嘗出三豹甚馴焉上附胡人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罩
魚設瓊廬於河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爲竅舉火照之魚
盡來湊卽垂釣竿罕有失者迴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
土河上罩魚以魚來饋是歲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
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
平王爲中京留守改幽州幽都縣爲宛平縣其衣服之
制國母與蕃官皆胡服國主與漢官卽漢服蕃官戴瓊
冠上以金華爲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
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

穿袍加義襴繫鞞鞞帶以黃紅色條裏革爲之用金玉
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簷不掀雙耳額
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皂幅巾紫穿袍束
帶丈夫或綠巾綠花穿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
貂以紫黑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
貂毛羊鼠沙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樺爲斡韉勒輕缺於
馳走以貂鼠或鶩項鴨頭爲扞腰

按三朝契丹傳所言自幽州迤北至遼主所都中
京上京道里與五代史四夷附錄所載胡嶠所述
小異故並錄之以俟參考

契丹下

乾興元年真宗崩遣使告哀并贈以遺留物虜主隆緒聞訃發哀甚慟遣使來弔祭隆緒又謂其國后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汝得名通中國并以珠珂等物獻太后又設真宗靈御於范陽閔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易之又遣使來賀登極隆緒卒立二十四年年六十一諡天輔皇帝廟號聖宗遣使告哀帝及太后各北向舉哭詔爲罷朝七日京師及邊州禁樂七日遣使祭奠弔慰隆緒歲獻方物皆親閱必使美好中意守約甚堅未嘗稍啓邊隙既卒其第八子宗真立小名

木不孤爲皇太子及卽位軍國事專制於其母順聖元妃加號曰法天皇太后慶歷二年元昊未平宗真知中國厭兵用劉六符議聚兵幽涿聲言入寇遣使蕭英劉六符來致書曰大契丹皇帝致書兄大宋皇帝惟瓦橋關南本石晉所割而柴氏狂謀掠我十縣自太祖創業始通隣好及太宗繼位才定并汾而無名興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之獲退自是穆鎮國強兵南北王府歲有戍境之勞備渝盟之事竊審專命將臣薄伐河右且李元昊稱藩尚主北朝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爲報况營築長隄堵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

既稔猜嫌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願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使者至雖以請地求婚爲言而其指頗欲邀歲賂仁宗重用兵遣富弼符惟忠報以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惠養天下與大契丹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迨於續承共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貽及緘問言瓦橋內地晉陽故封石氏所割周朝所復皆事繫累代安及本朝况太宗皇帝親征劉繼元而北兵來援以至交鋒石嶺是以有幽薊之役元昊我之叛臣曷議討除已嘗遣杜防郭稹傳道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澤蓋霖潦衍溢

當致繕防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宜遵先志共保隣權初虜在捺鉢沒打河弼惟忠見行帳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爲羣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瀆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所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爲身謀非國計也宗真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

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大臣之家而壯士健馬斃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

地豈北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因爭地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宗真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真曰而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爲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旣歸復命再同張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毋廣開塘淀增屯兵騎容受叛士錄副以行中使持

誓書追至武彊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
前與虜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以反命乃密啓觀之果
如所料卽奏列其事先遣屬官蔡挺馳白執政上亟召
對弼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以晡入見一夕易書
而行旣至契丹宗真求誓書用獻納二字弼力折之宗
真知不可乃罷且約令元昊復來臣自此遂增銀絹爲
五十萬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
困西師而宰相呂夷簡持之不堅許之過厚其後遂爲
無窮之敝虜旣得增幣因勒石紀功擢劉六符爲貴官
四年元昊納契丹降人契丹問罪遣使來告出師皇祐

元年遣使來言師還告捷四年以契丹賀乾元節書嘗
去國號而稱南北朝詔兩制臺諫官議以爲講和以來
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答書復稱大宋大契丹至
和元年使來言通好五十年宗真思南朝皇帝無由一
會欲交馳畫像庶瞻覲以紓兄弟之情二年遣以馴象
二年四月遣使賀乾天節因持宗真畫像來其年八月
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諡文成皇帝廟號興宗
詔輟朝發哀禁樂遣使慰奠皆如故事宗真性輕佻嘗
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爲兄弟出入其家至拜
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正

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子洪基立嘉祐元年來聘再求聖容又以洪基像來詔許之六年五月詔河北緣邊安撫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禁詰之契丹驅所犯人榜境上及隆緒統和二十四年亦下令禁約其後北人或自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入涿易邊吏因循不能止至趙滋守雄州遣人射殺其人破其舟遂嚴捕魚之禁自慶歷增歲賂契丹寢驕而貴臣杜防將死又教契丹以辯爭小事無輒置使中國常爲我所撓則金帛時至持久之術也自此使者之來多頡頏爭禮

被邊數侵禁地又爲石墻於銀坊城以動真定之北寨越耕薤子平夜遣人拔我容城柳朝廷待以異類雖加鑄諭亦不鬪直取必而塘水益廣兵備甚飭矣契丹每歲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釣魚冰泮卽縱鷹鵠以捕鷺鴈夏居炭山或上徑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旣集而射之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室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巾刺史也內外官多做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敞史

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
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
兵又有國舅鈐轄遙輦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
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貞五節度五冶太師一
百六百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爲
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鑄金
魚符調發兵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
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剽人戶
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爲行宮
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旣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爲像朔望

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餅
十宮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
宮元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厥
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
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
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
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
譚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
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卽射柳枝譚子唱番歌前導彈
胡瑟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

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云以法雷震自阿保機相承二百餘年盡有契丹奚渤海及幽燕雲朔故地四面與高麗安定女貞黑水灰國屋惹國破古魯阿里着鐵離靺鞨党項突厥土渾于厥哲不古室韋越離喜等諸國相隣高昌龜茲于闐大小食甘州人時以物貨至其國交易而去土宜羊馬馬庖而善走人能寒苦而衆故諸國憚之每正兵一名自備馬二匹韉鞍馬甲皮鐵視其力人鐵中九事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鎗錄鉞斧小旗錐錐火刀石馬孟紗袋搭鈎瓊傘各一縻馬繩

二百尺紗一斗以九月末南來十二月退散伐桑柘園圃焚燒室屋虜掠老幼婦女所過城邑不可擊者聲言治攻其脅使自守不出每城門輒以百餘人刺候或城中突出力不敵則走還集衆兵往鬪號簇門兵津濟徑路皆巡視絞絡若攻城驅所掠老幼運薪土塞池壕引滿以居其後置陣必預度山水地濶狹馬五百或七百萬爲隊每十隊次第更進以一隊奔突哮噉擾我軍疲困則退而飲食休息新羈者進回環不已又以草穀家丁揚塵助聲勢於其旁官軍多步兵裹糧負甲退而食息又爲所乘若累日不解則困於賊戎主則以精兵自隨

命曰護駕兵馬其大畧如此自隆緒改元統和至二十九年改開泰訖九年明年改太平至十一年宗真立改景福明年又改重熙重熙二十三年洪碁立改清寧清寧九年卽治平四年也英宗崩遣使弔祭神宗登極遣使來賀旣而修涿易二州城增兵馬葺器械積芻糧而燕民數漁我界河至遣兵遮護官軍相與鬪射或追焚其舟又創造邏騎越拒馬河入歸信容城兩屬地內緣邊安撫王臨請於保州塘灤西築隄植木引水種稻爲方田作溝以限戎馬熙寧初王師取熙河置河北三十七將籍保甲廣武備洪碁疑焉數欲辯爭小事以嘗試

中國七年遂遣蕭禧來致書謂蔚應朔三州土田昨安鋪舍南北永標於定舍往來悉絕於姦徒洎覽舉申輒爲侵擾或營修戍壘或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隣之大體妄圖勲賞深越封陲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詳端貫盡合拆移爰遣介軺特垂緘報據侵入當界地里所起鋪形之處早令毀撤却於久來元定界至再行安頓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於信誓之間且無違爽禧自雄州來知州王慶民以誓書不許泛使入境拒不得進慶民卒後守周永清遂納之二月禧到闕以河東地界爲言且及雄州修城白溝驛創箭窗及趙用

越境事帝面諭以三州地界當遣官會北朝官檢視定奪雄州外城自嘉祐年中因舊繕修固非創築有違誓書今當罷止其役白溝館舍如果有修營並令拆去固嘗累飭邊臣不令生事昨趙用擅入北境卽已降停今郭庠侵入本界仍復射傷戍人理須應敵如北朝近差巡馬乃是創興事端此無可施行者禧奉詔而退又命韓縝報聘遣太常少卿劉忱等會其臣蕭素於代州境上往復累月議不決八年三月禧再來致書言上命縝等乘驛往河東計議禧必欲以分水嶺爲界帝患之詔詢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不可許之狀

故事使者留京師不過十日禧過期不肯行帝遣內侍李憲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爲界禧猶不從帝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樞密院言本朝邊臣照用長連城爲界有公牒六十初無指石長城分水嶺之文是時彥博等四人皆上章以爲不可與地而王安石言於帝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令於分水嶺擬撥遣使持示禧禧乃辭去往時界於黃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旣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州東西失地七百里七月命韓縝等往交新疆元豐初又以索覘人李福壽之故妄占瓶形寨地縱騎入塞踐稼河

東安撫劉舜卿以爲言尋捕得逃民王善及妻子皆蒙塞其耳目械以還之然猶時有亡命者若于惟孝程全官程岳武備翟公僅輩皆嘗刺其陰事以報我及告捕姦邏懼而來歸朝廷悉命以班行處之江南洪椿能守成柔惠愛民安靜不撓然嬖幸其臣耶律英弼英弼與太子濬有隙潛畜甲士謀殺之其母與琵琶工通英弼又引洪椿視之母自縊死濬有遺腹子延禧時未生故免於難英弼益專恣累封魏王北人諺云寧違救旨無違魏王白帖子其後國相梁益介殺英弼坐死者千餘人乃立延禧爲太孫元符二年遣泛使蕭德崇等至時

方討夏國故爲其游說帝亦遣使報之而不從其請三年哲宗崩徽宗卽位遣使來弔祭聘賀如故事明年正月洪椿死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熙改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爲壽昌至七年終廟號道宗詔輟朝禁樂遣使弔祭如故事建中靖國元年延禧卽位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崇寧中朝廷討西夏夏人求救於遼遼遣使來蔡京爲相隄度所以來之意議先遣使往乞師以塞其請延禧得乞師之書怒曰我本遣人往南朝和解今番來借兵用相玩爾五年又遣使來議夏國疆界後乾統十一年改元天慶是歲政和元年也自延

禧在位貪縱不道諸國附從者皆有離心四年八月女
貞首領阿骨打遂叛集所部甲馬二千犯東境寧江州
延禧方射鹿秋山聞亂小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
仙壽帥渤海兵千人討之敗焉遂陷寧江始時州有權
易場女貞以金珠蜜蠟爲市率爲州人賤直彊買且拘
辱之謂之打女貞至是逞憾殺城民無噍類獲遼甲三
千退長白山之阿水河延禧自秋山將之顯州冬山射
虎聞警不行十月遣樞密使蕭奉先之弟殿前都點檢
嗣先爲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撥勃副之帥契
丹奚兵五千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女貞對壘時北方久

無事奚契丹聞軍興皆願奮行希賞至挈其孥以從而
不設備女貞潛度混同江掩擊之嗣先軍張皇未及陣
而兵交遂奔潰子女輜重牛羊金帛悉爲所得又追襲
百里殺都押管安州防禦使崔公議商州刺史邢穎遼
人故事漢人不預軍國大議自兩戰之敗始召宰相張
琳吳庸付以東征事琳庸皆書生無將略奏言前日之
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矣延
禧與之十萬命中京土長春遼西四路課民家貲每及
三十萬者調一卒富家至調一二百人以十二月爲期
民多蹙產琳庸統御無法器仗聽從便但持刀矛羶甲

備數而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道並進雜以蕃
軍樞密副使耶律斡離朶出涑河路黃龍尹耶律寧出
黃龍路復州節度使蕭涅曷出咸州路左祇候郎君蕭
阿古出好早谷路獨涑河一軍深入遇敵才交鋒稍卻
退斡離朶以爲漢軍遁卽領奚契丹兵棄營而奔翌日
所留漢衆三萬自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將再戰再敗
餘三道軍聞之各退保其疆不數月盡爲女貞攻陷蕭
嗣先之敗也士卒多逃歸奉先懼其弟獲罪妄云潰兵
畏誅所至剽掠若不一赦將爲腹心患延禧從之詔一
切勿問自是出征者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

而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奔五年延禧下詔親征其
臣耶律章奴以延禧不道謀廢之而立其叔父秦晉國
王耶律淳謀泄延禧殺章奴待淳如初延禧兵至鴨綠
江女貞縱擊之延禧督戰三合俱不利衆相隨而潰是
歲朝廷遣賀生辰正旦使至虜庭留兩月不見而還延
禧募渤海武勇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契丹昔
滅渤海建爲東京時留守蕭保先爲政苛酷六年渤海
十數人殺保先於是武永軍因之作亂還據東京推永
昌爲渤海皇帝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藩州未下張琳
州人也請討之募兵二萬人自顯州進軍攻渤海永昌

兵敗遁入海追斬之緣邊奏虜亂帝屢詔邊臣毋得輒有所陳邀功生事貽禍邊鄙而童貫已啓北伐之議會奉使陶說及前通判保州張翥等言遼雖爲女貞所挫而上下未叛其國尚立邊臣迎合撰爲事端以誤朝聽不可不察乃止先是延禧命叔淳爲元帥宰相蕭德恭副之募遼東飢民得二萬人謂之怨軍淳嘗守遼陽得人心欲倚之復遼東未出境而兵亂乃強率衆度遼水欲下潘州急攻未能拔或報女貞至乃引還是年夏再命淳會兵防秋至陰涼川聞怨軍兩營以無衣叛十一月留大軍於衛州蒞藜山就糧自領輕騎二千赴顯州

討叛者次懿州忽報女貞前軍已過乃號召大軍會徽州八年正月與女貞遇陣未合而潰淳以麾下五百騎保長泊女真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大掠而去又破乾顯等州以馬疲而歸延禧在中京初聞敗震懼潛令內庫哀珠玉珍玩五百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若女貞必來吾有日行五百里馬又與南宋爲兄弟夏國爲舅甥何憂哉所憂者兵民被害耳及女貞歸邊備小寬延禧復自肆女貞遂陷黃龍府咸信蘇復五十餘州據遼東長春兩路阿骨打自號大金國遣人議和約十事邀求封冊爲皇帝延禧付南北大臣議蕭奉

先等喜自此無患請許之遣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歸
州觀察使張孝偉爲封冊慶問使備儀物輅冕冊爲東
懷皇帝阿骨打大怒叱出習烈等腰斬之諸酋爲謝乃
解酋人答百餘十一年改元保大是歲宣和三年也金
人破上京凡祖懷慶州乾顯州境內木葉山遼國上世
冢塋所在皆焚劫發掘無遺延禧有子四人長曰趙王
母趙昭容次曰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母元妃晉王
賢而有人望蕭奉先元妃兄也欲立其甥秦王文妃妹
適耶律撻曷皇妹適耶律余覲奉先疑二人欲立晉王
譖殺文妃及撻曷里并其妻余覲懼擁千餘騎叛歸金

國時金人悉師度遼而西用余覲爲先鋒二年正月陷
中京延禧懼卽日出居庸關入鴛鴦泊尋問余覲至奉
先謂延禧曰余覲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過來立其甥
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姦謀延禧惑之乃賜晉王死王
賢死不以罪聞者無不揮涕自此衆心益攜延禧畏逼
率禁衛五千奔雲中中道稍引去能從者趙王梁王與
三百餘騎幾爲敵所及過雲中囑留守蕭查刺曰賊至
矣善守城亟入天德趨漁陽嶺入陰夾山謂奉先曰誤
我至此皆汝之由汝亟去恐人不汝容并及我奉先痛
哭辭去行未十里左右追殺之金人至雲中查刺迎降

陰夾山者在沙漠之北有陷淖六十里他虜不能至金人駐兵鴛鴦泊經營之涉歷時月遼人無主命令不通初延禧留張琳李處溫與叔淳守燕至是處溫與蕭幹挾怨軍郭藥師等謀立淳三月率燕京民數萬人入府勸進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爲真處溫不可淳出遽被以赭袍淳慟哭力辭不得已遂僭卽位稱天錫皇帝下詔廢延禧爲湘陰王燕雲平中上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都招討諸蕃部族延禧主之遼國自此分矣舊有馬數千羣羣以千計皆良馬也上世常擇三萬匹歲牧於雄滄兩境之間謂之南征馬

意夸示中國及金人入寇民馬衰每匹價至三十萬無鬻者官馬雖多未嘗以頒將士延禧入夾山之後有司悉以羣牧獻於金人唯松漠以北者爲大石林牙所有淳旣立遣知宣徽院蕭撻勃樞密副承旨王琚來告謝帝以延禧尚在淳安得擅立却而不受初易州涑水人董才沉雄果敢爲鄉軍隸官與女貞戰敗主將欲斬之才亡命山谷集衆至千人剽掠郡縣飛狐靈邱入雲朔至岢嵐三界谷來歸知軍解潛以聞詔賜姓名曰趙詡以爲閭門宣贊舍人從者皆拜官使詣童貫詡見貫屢言淳可取於是貫決計出師駐於雄州以劉延慶爲東

西兩路都統制种師道總東路兵屯白溝王稟楊惟忠
种師中王珣趙明王志爲偏裨辛興宗總西路兵屯范
村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國光世龔景曲奇王育吳
子厚爲偏裨貫張榜招諭燕民來歸又使歸朝官張憲
等入燕諭淳以禍福使之舉國內附淳執而斬之遣王
子班耶律大石林牙蕭曷魯爲西南面都統領千五百
人屯涿州新城使王介儒語貫曰欲和卽還作善鄰不
欲和請以兵相見大暑中無徒苦諸軍也楊可世將輕
騎進戰師不利辛興宗等戰於范村復北乃議班師虜
以敗盟責我追至雄州北風大雨雹我軍不能視薄暮

始解未幾淳卒知中山府詹度言契丹無主燕人願歸
國王黼力主再舉之議於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
會三關淳旣死私諡曰宣宗蕭幹立其妃蕭氏爲皇太
后后旣立幹專政國人遂貳其易州守將王琮涿州留
守郭藥師舉二州來降蕭后聞之與其臣議曰事至於
此苟可以託國吾卽從之或言女貞兵盛勢不可遏可
以休附或言大宋百年歡好信誓可倚后曰二說皆可
行乃遣使二國令蕭容韓昉等使於我又令章言中使
於金皆奉表稱臣妾昉至童貫蔡攸以其止納款麾去
之曰非納土不可昉笑曰納款卽納土也乃以表聞初

李處溫謂中國可仗說蕭后且密約貫攸欲以后及燕山來歸貫攸不能周旋其間事洩泄或詣后告之后殺處溫而拒王師貫攸乃令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於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與我師相拒日遣騎渡河擊我嘗縱兵犯中軍藥師言四軍者旣以全師抗我則燕必虛宜遣輕騎襲之延慶卽用其策選常勝兵并西兵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銜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曰燕人盡降契丹盡殺不意

契丹兵尚多而我師已驕所至紛然肆掠藥師遣人諭蕭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戰至晚不解蕭幹知我師入燕亟來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鬪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兩人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爲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旣夕而遁衆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乃

回自熙寧以來所積軍實掃地盡矣十二月金人陷居庸關蕭后率蕭幹等遁左企弓等迎降后東走至松亭關議所向大石林牙欲歸延禧蕭幹奚人也欲往其國淳之壻蕭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見之有何面目林牙命牽出斬之於是契丹軍從林牙奚軍從幹林牙挾后見延禧延禧先已下詔追削淳官爵貶后爲庶人改姓虺氏矣至是殺后而赦林牙幹僭號大奚國神聖皇帝領衆出盧龍嶺攻陷景薊燕山安撫使王安中遣郭藥師討斬之延禧鳩集散亡勢少振帝間使胡僧與之約許迎至京師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

千間實以女樂三百延禧大喜會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其將粘罕自雲中東歸以兀室代主兵延禧謂其去又得大石林牙兵陰山以三萬騎助之謂天且中興欲擣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白金虜入長春遼陽車駕跳奔當兵力全盛時不能一戰今舉國爲所有乃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銳待時毋輕舉以取辱不聽林牙稱病不行四年冬延禧攜后妃二子及宗屬出夾山南下武州兀室盛兵遮其歸路戰於奄遏下兀室復千騎山間出後顧之驚潰延禧奔山金人盡得其妻子延禧計窮欲投夏國夏人不敢納乃之小鞠鞞五年正

月與金國將婁宿遇時從騎尚千餘有金鑄佛像長丈有六尺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竟爲所及婁宿下馬跪於前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吳乞買封爲海濱王處之長白山東凡在位二十五年踰歲而死契丹由是遂亡自阿保機至天祚凡九代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六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七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四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曷可汗常以吐屯潘埜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

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斲水蓋犢子山其

山周廻三百里又經

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貸勃欠

乾隆十二年校刊

四裔二十四

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
後漸分爲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死則子
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
乘牛車蘧蔭爲室如突厥氍毹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爲棧
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木
爲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籍之氣
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噉言語與
靺鞨同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
爲聘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
柵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而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

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
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
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爲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
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
貉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
多於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
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
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路
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
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餘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嶺

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訥
婆蒿室韋達木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近者
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
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龍初復
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歷中十一
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殺掠而去大和中三朝獻大
中中一來咸通時大酋坦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
顯夷後史官失傳

地豆于

地豆于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

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延興二年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
貢使不絕十四年頻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
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不絕齊時亦入貢
烏洛侯

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土
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
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爲之其俗繩髮衣服以
珠爲飾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
射樂有胡空侯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貌水東
流合於難水東入於海入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

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祭告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爲隣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束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浸腰與陸走不異數乘大船

至北室韋鈔掠無甲冑以石爲矢鏃

霽

霽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爲隣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爲俟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弊刺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皆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爲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

如著屨屨縛之足下屨先叶反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卽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卽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卽以樺皮爲舍丈夫翦髮樺皮爲帽唐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紇葉護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酋阿史那施爲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元宗賜袍帶不三年爲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

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數尺深兩邊斜豎木構爲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犇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

解乘馬上卽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
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
或曰勅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
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
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積北袁紇者亦曰烏護
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
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
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旣又恐其怨則集

渠豪數百悉阬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
爲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
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積鹵畜多大足
羊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
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爲時健所
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
平部事回紇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
欲遣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
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
相唇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唐貞觀三年始來

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菩薩
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
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爲幸
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
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麴駭烏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
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等
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爲瀚
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
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爲臯
蘭州斛薛爲高闕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羽爲榆溪州

奚結爲雞鹿州思結爲蹕林州白霽爲寘顏州其西北
結骨部爲堅昆府北骨利幹爲元闕州東北俱羅勃獨
龍州皆以首領爲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卽故單于臺置
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爲燕
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元金魚符黃金爲文天子方招
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
十部樂殿前設高坵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
通坵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鐐盃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
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
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尊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

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鷓鴣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湏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臺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軍司馬之號吐迷度後爲烏紇所殺子婆閏襲父所領婆閏死子比栗嗣龍朔中以燕然都護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爲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比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疆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

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同羅霫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匐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奭誣暴其罪流死灤州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奭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祿自稱左右葉護助拔悉蜜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蜜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韃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

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咄羅勿葛曰貊歌息
訖曰阿勿喃曰葛薩曰斛盟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
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
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並
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爲先鋒有詔
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
授冊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
行凡冊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曰眉可
汗遣頓啜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
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

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
者入朝肅宗卽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
承寀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於是可汗自
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蕃破之又令其太
子葉護將四千騎來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兄弟從
王進戰破賊收長安進復東京回紇大掠東都廣平王
令耆老以繪錦萬疋賂回紇乃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
宴賜甚厚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
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
酋閣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婚許之

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延啜爲英武威遠毗伽
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爲冊命使送公主之
其國旣至可汗驕倨不拜瑀折之可汗慙乃起奉詔拜
受冊翼日尊主爲可敦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氈等
乃遣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明
年骨啜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
賜慰其意乃還俄而可汗死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
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明年使使入朝代宗卽位以
史朝義未滅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使者至
回紇已爲朝義所誅曰唐荐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

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卽引兵南回紇已踰三城見
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
數以語凌折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
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於太原密識其
兵裁四千懦弱萬餘馬與可敦偕來

可敦僕固懷恩女

帝令懷

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詔以雍王爲
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與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中書
舍人韋少華爲判官東會回紇於陝州王往見之可汗
責王不舞蹈庭詰至再子昂等固拒之回紇君臣度不
能屈卽引子昂少華琚榜之一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

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回紇及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遣使賀天子其兵留河陽屯三月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與朝義拏戰蹀血二十里梟其首河北悉平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攘剽至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抄含光門入鴻臚寺詔加可汗可敦冊命遣王翊就其牙冊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二萬戶以其左殺右殺爲王其酋長十都督皆封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詣其營遺以纏頭綵三

千且讓之酋長讐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與盟而飲與唐兵擊退吐蕃俘獲甚衆令胡祿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大歷三年可敦卒遣使弔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遣使冊爲可敦賜緡綵二萬時財用屈稅公卿羸橐庀給行回紇之留京師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詔劉清潭慰諭復出暴市物有司不敢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

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陁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爲禮宰相頓莫賀達于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曰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畧盡今舉國遠鬪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

九姓胡幾二千人卽自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長建達于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會酋長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羣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卽上言回紇非素彊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

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橐駝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于往言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于迦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罪死唐不自戮何假手於我邪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

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亦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畜前恚未平謂宰相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毋議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卽位必償怨乃謀先寇邊然兵未出爲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新立遣使者告垂髮不翦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

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爲無罪矣今其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答怨益深願聽昏而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從之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明年可汗遣其宰相等來迎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爲回鶻言捷鷲如鶻然詔以嗣滕王湛然爲昏禮使且將冊書拜可汗加號并冊公主爲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詔遣使冊爲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

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昕等皆爲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厭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廷相依亦厭虜哀索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頡于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葛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死其弟自立爲國人所殺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詔遣使冊爲可汗是歲回鶻擊吐蕃葛祿於北廷勝之來獻俘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遣使來詔冊命如故事永貞元年死遣使弔祭冊所嗣爲

可汗元和初再朝獻三年死詔冊其嗣爲可汗遣使者來請昏禮部尙書李絳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又淮西吳少陽垂死若無北顧憂可乘其變發諸道討平之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又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婚貲非損寡得大乎帝不聽穆宗立回鶻又固請昏許之俄而可汗死遣使冊所嗣爲可汗可汗乃遣使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駝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以太

原公主下降主憲宗女冊爲可敦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賊議者懲創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卽位之年可汗死其弟立遣使冊爲可汗文宗太和六年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遣使冊爲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盭馭特勒爲可汗方歲飢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卽位乃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馭職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

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憂斯已破回鶻得大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于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于殺之劫主南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飢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子唃沒斯特勒那頡啜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于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

振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變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討唃沒斯以赤心姦桀難得要領卽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啜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啜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尙彊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閭門山而特勒厖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唃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唃沒斯

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盟沒斯爲右金吾衛上將軍爵懷化郡王其酋阿麼支等皆拜郡公盟沒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爲天子扞邊帝命劉沔爲列舍雲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者籍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恚進畧大同川轉戰攻雲州詔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盟沒斯等旣朝俱賜姓李名盟沒斯曰思忠於是詔劉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思忠爲西南面招討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等以兵出振武與沔等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思忠等與回鶻戰屢破之烏介方薄武石雄馳入夜

穴壘出塵兵烏介驚引去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可汗收所餘往依黑車子詔窮躡其後仍啗黑車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者旣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飢寒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卽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爲可汗思忠等以國亡皆願入朝見聽擢爲左監衛上將軍稟奉賜第分其兵隸諸節度遏捻可汗裒殘部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朗大中初張仲武討奚破之回鶻寢耗滅所存名王貴臣三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諭令羈致可汗遏捻懼挾妻葛祿子特勒毒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

七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擊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稍歸厖特勒是時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京師帝卽冊拜嵬祿登里邏汨沒蜜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庭擊吐蕃斬論尙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于米懷玉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仇舊矣自

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自唐以女妻之後代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都督周易言等來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還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使冊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弟狄銀立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使來朝明宗冊爲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

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犛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硃砂膾腠臍金剛鑽紅鹽麩氈駒駱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旣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嘗以馬市中國其所賫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

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仁裕卒子景瓊立宋建隆二年景瓊遣使朝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年遣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犛牛尾貂鼠等三年又遣使貢方物開寶中累入貢其宰相亦來貢馬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之用五年及雍熙元年俱入貢端拱元年九月回鶻都督石仁政磨囉王子等四族並居賀蘭山下無所統屬蕃部入貢多由其地磨囉王子自云向爲靈州馮暉阻絕由是不通貢奉今有內附意各以錦袍錦帶賜

之至道二年甘州可汗附國來貢方物因上言欲同率兵助討李繼遷賜詔優獎之咸平四年可汗遣使來貢自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皆願朝廷命使統領得縛繼遷以獻降詔嘉諭之景德元年入貢四年入貢又遣僧來奏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錫名額不許大中祥符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其使者請從祀汾陰其年秦州回鶻安審獻玉帶於道左旣而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蕃兵立功皆首領請加恩賞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先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爲夏州鈔奪及

宗哥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旣而唃廝囉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爲仇敵復阻貢路八年可汗遣使乞慰諭宗哥使開朝貢之路從之天禧二年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遣使同龜茲國可汗使來獻大尾羊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國新複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天聖元年甘州遣使來貢方物六月詔封甘州回鶻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各遣使入貢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

五人爲軍主歲給綵二十疋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敕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入蕃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獄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爲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四十七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四十八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五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唐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邲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缺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寔疆內相攻其大會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鎡曷山之西號北廷而

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婆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積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督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卽處月地置金蒲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

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爲都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黑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蒲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廷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蒲州都督府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魚獺尤苦之雖沙

陀之倚北廷者亦因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爲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爲前鋒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於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爲唐臣不幸陷汙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鬪不解部衆畧盡盡忠死之執宜哀癡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駝千計欵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鬪

希朝欲籍以捍虜爲市牛羊馬畜牧休養之其童老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於定襄州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執宜以軍從討王承宗有功進蔚州刺史王鐸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

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討吳元濟詔執宜隸光
顏軍有功授檢校刑部尚書入朝留宿衛後授陰山府
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立
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於殺胡山久之伐潞誅劉
慎俱從軍有功遷朔州刺史仍爲代北軍使大中初吐
蕃合党項回鶻殘衆寇河西詔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
赤心所向虜輒披靡始沙陀臣吐蕃其馳射趨悍過之
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由此衰宣宗已復三州
七關征西戍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龐
勛亂以突騎從軍討平之進大同節度使賜姓李名國

昌賜第京師後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
以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廢損用度下皆怨邊校程
運雲州防禦使時歲歉文楚廢損用度下皆怨邊校程
懷信等與國昌子克用謀執文楚殺之據州以聞共丐
以克用爲大用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
甚力而黃巢方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爲
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等
討無功國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
武盡取其貲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
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東兵纔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

圍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俾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爲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瘁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於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克用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國昌敗與克用舉宗奔北鐸密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傑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卽倡言今黃巢北寇爲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

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屯興唐軍薩葛首領朱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屯感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騎五千人居絳兵擅劫帑自私還代州益募士三萬屯隴西士躡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威名宿將具無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北得罪於朝僑代北部不敢還今若召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

促本軍討賊克用募萬人趨代州詔克用還軍朔州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同討巢克用喜卽以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克用破巢賊收復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爲代北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使光啓三年國昌卒昭宗卽位封克用晉王後卒子存勗嗣討滅朱友貞復唐祚是爲唐莊宗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

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入處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入朝詔以其地爲元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厚禮其使龍朔中以元闕州更初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黠戛斯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於時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

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扞
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
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
髮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
俗趨伉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黥項雜居多淫佚謂
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
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麥
青稞步磴以爲麵糜糝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
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爲頭馬有橐駝牛羊
爲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羴羝鹿黑尾

者似麀尾大而黑魚有茂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
出頤下鳥鴈鶩烏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
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號迦沙
爲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析
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傅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熱
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爲之號服貴
貂狃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釵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
氈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毼錦蜀綾蓋安西
北廷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氈爲
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部役屬者悉行內

貂鼠青鼠爲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于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于無員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觱篥盤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昏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務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踰歲而爲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法最嚴臨陣燒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爲盜以首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駝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二百里許

至鷓鴣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劔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於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爲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屋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疆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

治其國未嘗與中國通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卽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稜身入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卽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元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赤面云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祿以待黠戛護送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回鶻稍衰阿熱卽自稱可汗回鶻遣師伐之不勝阿熱恃勝詬之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

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之山之南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里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送衛還朝爲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復遣使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以其窮遠能修職貢班渤海使者上遣使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卽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李德裕上言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如貞觀時爲王會圖以示後世從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

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齧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

僕骨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

北俗梗鶩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滅其酋娑匭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爲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州都督唐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葛邏祿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爲謀刺二熾俟或爲婆匭三踏實力唐永徽初高偁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

侯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元池都督府卽用酋
長爲都督後分熾侯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
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
彊甘於鬪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
寶時與回紇拔悉密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
擊拔悉密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與
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祿之
處烏德憐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
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酋阿布思進封金山郡
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寔盛與回紇爭疆徙
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
會不能自達於朝

駁馬

駁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
乃至焉有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侯斤統領與
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稍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
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
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浦波以馬及人
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
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爲盤盃隨水草居止

累木爲井欄樺皮蓋以爲屋土牀草蓐如氈而寢處之
草盡卽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駁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
取其乳酪充食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
語不相通唐永徽中遣使朝賀突厥謂駁馬爲曷
刺亦名曷刺國

鬼國

鬼國在駁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著渾
剝鹿皮衣眼鼻耳與中國人相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
土無米粟噉鹿豕及蛇駁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施
二十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咄六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檐部落
其駁馬鹽漠並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
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

杜氏通典傳奕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
酋劉元海覆兩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
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拓跋氏宇文氏高氏
苻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
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爲肉籬丑亞
反曰當剉漢狗

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異類寓居中夏
禍福相恤中原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

衆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羌分散各還本部至數萬故苻姚代與鮮卑旣入中國而蠕蠕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旣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娉蠕蠕女爲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爲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務面如其國臣其爲夷狄所屈辱也如

是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來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辮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

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鏡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冊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氍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申覲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狼子狐恩旋生於

過後乃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也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

使胡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虛弊高帝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

綬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人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方嚮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刼邊人繒絲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曰殫盡節以臣愚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

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
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
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
邑無事矣劉起居貺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
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獫
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譬蚊蚋螫人驅之而已
是爲中策漢武經賫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
奴亦尅是爲下策秦築長城勤於轉輸疆境完而中
國竭是爲無策自古無得上策也其班固曰言匈
奴者大要歸於兩科措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

漢興以來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
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天下
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
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
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愛
子邊城不選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
弩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人遠行貨賂割剝百
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不窺不亦過
乎王莽時單于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
萬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

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踈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禮讓使曲在彼蓋聖主禦蠻夷之常道也貺以爲嚴尤之議辯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爲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爲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勲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御

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貺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地役三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

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貺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惟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且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

強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紆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沉謀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爲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

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爲戎妻媪烏老反烝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龔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恥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

齎毳毼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未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蹙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卽異與頑用噐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貺故曰漢

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代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旣故曰嚴尤之議辯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况於禽獸夷狄乎夫竒貨內來卽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竒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

所產不御豈惟贄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爲贄幣不爲財貨利旣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太官之八珍六齊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侯不明士卒不習是猶飽豺狼以食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

俗張賽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爲鼓吹
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則羌炙貊炙
噐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
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
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
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
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凶寘之度外譬諸
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
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也四夷之猾夏尚矣明
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

諫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
此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爲冤酷薛補
闕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
易悅華夏服翫聲色或窺圖籍兼達古今如有劉元
海之徒終成大慙劉起居武指云秦逐戎狄出塞限
隔華夷是爲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
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耳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八



